

张道深

| 著 |

两河口

L I A N G H E K O U

电视连续剧《川西剿匪记》原著

“两河口”上演的人性悲歌，一幕幕传奇大戏，

一桩桩血泪宰割，一番番生死相许……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两河口

L I A N G H E K O U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河口 / 张道深著. -- 银川 : 阳光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525-1018-8

I. ①两…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4695号

两河口

张道深 著

责任编辑 王佐红 段继科
封面设计 晨 皓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光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3730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27.75

字 数 500千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1018-8/I·363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修订版及导读寄语

所谓“修订版”，乃较之原版而言。长篇小说《两河口》面世于2000年1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距今已13年。出版当年和次年，四川省作家协会曾先后在成都和西岭雪山召开作品研讨会。2012年秋，北京华谊兄弟公司根据《两河口》改编的43集电视连续剧《川西剿匪记》在多家电视台播出。《两河口》本来稀缺于世，影视效应又助推更多读者的阅读渴求，以至于很多人面陈或电告作者以索书之衷。年初，作者所在县（大邑县）的县委书记和有关领导读毕《两河口》后，结合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做出部署，倡导干部群众阅读本土作家写本土的作品，使《两河口》的修订出版势在必行。本来，写书和出书属个体劳动和行为，而今党政部门关注、介入了，无疑为民众的文化共享和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起到推波助澜作用。这是大好事，也见证了《两河口》经受了时间和读者的检验、认可。鉴于原版因粗疏而失之精细校对，书中字词出现不少错别之处。为了尊重读者和不贻误后人，这次作了更正，并删去一些冗句繁段，撰写了修订版导读寄语，原版“后记”也做了局部修改。以上，便是修订出版此书的缘由。

导读问题，应读者需求，兹略述如次。

关于叙述和结构。严防对西化或“前卫”的东施效颦，力避畸漓费解文风，追求中式的、传统的，祖先惯用的叙述和结构手段，顺叙为主，兼之倒叙、侧叙、补叙，看重时序和环境描述，尤其是人物在特定条件下命运的跌宕变化，即以重点人物及独特故事为脉络结构整个大故事。如“序篇”总起，以书中人物第三代代表12岁的郭维在特定环境阴阳界所见所思，引出祖、父辈代表人物及其活动的主要舞台——两河口，而后以章回分叙惊心动魄的小故事并构筑大故事，最后又回到阴阳界“还阳”人间，前后照应，浑然一体，力求透露追求“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之初衷。

关于人物。写了三代人：第一代（祖辈）张元廷等6人，第二代（父辈）张济邦等6人。第三代（孙辈）郭维等4人。其中，“茶楼塾馆”中5个蒙生（全为第二代父辈），是书中主要人物，《两河口》主要叙写这5个人物命运走向，对全书



核心人物郭致斌着墨最多。匪事中人，对金刚钻、徐文才写得较详。其余人物黄县长、周维、任冠仙、马碧芳等都是不可或缺人物。

关于故事。若干小故事连缀大故事。故事以“宰割”系列为主，“宰割”是严酷血腥争斗的形象表述，即一方（个人或群体）挫败或消灭另一方。书中有20来个宰割故事。较大型的宰割故事（即“大戏”）就有5个：暗杀与明杀，横山人被宰割与反宰割，“山神沟畔”“三江立足”“魂系阴阳”等。缘于紧扣人性这一线索和独特地域的讲述人生传奇，故而故事性强，耐读。

几点提示：留意人物系列中的“孤儿系列”；深思悲剧系列中三个漂亮女人（朵朵、姜维淑、马碧芳）的惨痛悲剧；从个人悲剧（如郭致斌）的必然性看待时代悲剧的深刻性；注意宰割中的“人与人斗”和“人与兽斗”的传奇性和哲理性；书中信息量特大，独特地域景观，民风、民俗、民情，韵味浓郁，可资研考；书中多处悬念、伏笔、谜团，既提供读者想象空间，亦可视为续篇酵母。凡此种种及前述“大戏”，可见其再创作空间广阔。

张道深

2013年3月31日

目 录

序 篇	001
第一章 两河口镇	003
第二章 茶楼塾馆	005
第三章 清水拜兄	012
第四章 浑水袍哥	023
第五章 下苦路上	030
第六章 山乡才女	047
第七章 甲戌纪事	053
第八章 杀手射手	065
第九章 姻亲大事	076
第十章 暗杀明杀	093
第十一章 进山之前	125
第十二章 谁家骨血	140
第十三章 夹金山下	144
第十四章 横山冤仇	162
第十五章 黄龙战火	179

第十六章	将赴西路	200
第十七章	山神沟畔	223
第十八章	三江立足	243
第十九章	蒙生顽童	268
第二十章	禁烟敬神	275
第二十一章	夫子诞辰	297
第二十二章	不速之客	315
第二十三章	不辞而别	343
第二十四章	南路折戟	364
第二十五章	邻舍反目	375
第二十六章	再活一世	385
第二十七章	何去何从	399
第二十八章	魂系阴阳	410
旧版后记	遵命何患无知音	434

序 篇

两河口人都知道大雪塘下有个阴阳界。到过那里的人说：“不上阴阳界，枉到世上来。”

郭维幼小时就向往阴阳界，决心长大后去那里看个够。他没想到，他十二岁那年就到了阴阳界。

郭维早听他姨父张一山讲过，阴阳界比峨眉山金顶还高，那里能看到金銮宝殿般的大雪塘，能看到姑娘山戴的尖顶银盔，能看到九龙池里九龙戏珠的豪光，能看到太阳跳出地平线时涨得通红的脸，能跟彩虹亲嘴，能浮游云海，能身缠七彩弧光，能跟岩壁对话……

但郭维什么也没看到，更谈不上领略些奇异风光。此时的界东浓云翻滚，天际仅残存些白亮片断；界西黑雾弥漫，狂风卷着冷雨抽打他的肌肤，掀卷他“飞花”的破烂长棉袄，差点揭飞他那多处暴线的毛线帽。时令是农历七月上旬，要是在两河口街上，他会跟小伙伴们光腚下河洗澡呢。

郭维感到刺骨的寒冷，心境却比这眼前的气候更为恶劣。他没有观赏奇幻风光的雅兴，也非为观山玩水而来；他是随父母到深山野岭来逃难的——“逃难”一说出自他父母和父亲的兄弟们之口，那些听说解放军来就弃家上山的邻居们也是这么说的。他早感到这世道多灾多难，但这“难”未必就能逃脱，也不是非逃不可。他尤其觉得他母亲、奶奶以及一些兄弟伙们没必要亡命地逃，因为他们没有死罪。他倒以为深感大难临头的是他父亲跟父亲的少数贴心兄弟伙。因为父亲原有好多边棚好多枪，跟解放军做过死对。而今父亲身边只有几个人几条长短枪跟一挺机枪了，他揪心地为这“逃难”的一群人担忧，自然不太情愿地想到了死路。

听大人们说，人在由生到死的路上，要经过一道关口，这关口也叫阴阳界。恶人过了界后就下地狱上刀山下油锅受罪，好人过界后极少受刑，有的还免刑阴间做官，也有的阳寿未终从阴阳界“还阳”回到人间的。郭维想到自己才十二岁，理当跟妈妈跟奶奶跟济贫一道走下阴阳界，“还阳”人间，因为他们都不是恶人，还应该活好长好长的“阳寿”。郭维在逃难中常思念他最亲近最崇敬的人，这给他“还阳”注入了希望，添了生机。他思念周维叔叔、登高叔叔。周维给他爹当过师爷，偷跑了；登高也被他爹撵跑了。听说两人都在共产党那边做事，帮解放军打国军。

他们会来搭救他么？他思念最殷切的是他的姨父张一山。一山姨父给他讲过许多十分好听的故事，讲登高叔叔智勇非凡的故事，讲黄龙山造反的故事，讲恶人宰割好人、好人宰割恶人、恶人宰割恶人的故事，就是不爱讲他自己和郭维的爹、妈及爷爷的故事，听人说这些人的故事更精彩。郭维此刻不再思虑探究其原因，只求“还阳”后再听一山姨父讲那讲不完的故事。他自然也想念他的外公，外公教他读了八年私学，他渴望能继续读书，读官学，升大学甚至出国留学。

小郭维恨不能插翅飞下阴阳界。

阴阳界位于邛崃山脉绵延横亘的四川盆地西部边沿。阴阳界以西的庙基岭海拔五千余米，终年积雪，故又名大雪塘，每当大好晴天旭日东升之时，雪塘皑皑，白雪跟朝霞斗光，金碧辉煌。蜀中可观赏之处颇多，当年诗圣杜甫结庐蜀都西郊，曾为那四时不改的雪景心旌摇荡，对那雪塘下的美妙世界寄予无限的深情与向往；虽终未涉足其境，却留下“窗含西岭千秋雪”的佳句，供后人千古流传，为后辈称庙基岭为西岭雪山提供了绝妙佐证。

狭义而言，阴阳界系指大雪塘东侧山岭的某一山垭，大凡有人至此，对这里的天象地貌，都会有东西迥异、阴阳割分之感；广义而言，阴阳界南北走向，逶迤百里，属海拔三千余米的原始林带，正好做皑皑西岭的绿色屏障。屏障之西，林海无涯，草地广袤，险幻莫测中有无数天然湖泊点缀；屏障以东，危岩叠嶂间悬挂着无数的流泉飞瀑。

阴阳界东侧，大飞水瀑布由张家山西面的白雀山奔腾而下，自西往东直泻十里；高飞水瀑布由北往南，经郭家山蜿蜒曲折三十余里，在小飞水下二里许的崇山峻岭中汇合。两河汇合处有一小镇名曰“两河口”。

两河口离通都县城有百里之遥，是该县最偏僻的深山小镇。两河口镇仅四千余人，所辖疆域却几乎占全县的一半。该乡山险坡陡，土地贫瘠，山民多以耕牧为业，却难于糊口养家，故而好些人家还兼做药农、猎户，方可拮据度日。两河口镇实为小得可怜的小乡场，街长仅二百余米，街房多为木结构瓦舍；街心由古拙石板铺就，到处高低不平，最窄处竟不足一丈。镇上十天赶三场，山民逢二、五、八场期用草碱、药材、兽皮等土特产换回油、盐、布等日用必需品。

对此穷乡僻壤，家居该镇水巷子上首的那位没赶上科举取士的姜云程曾作过如此概括：险山恶水充斥，人无杰，地不灵；洪荒浪习弥漫，兽当道，匪横行。

对该地往古的这一历史写照，镇上也有持不同看法者。姜云程先生的外孙，十

二岁的郭维对此说法，尤其是对前一句颇有异议，他以为“险山恶水”应改为“灵山秀水”，更不信“人无杰”的断言。然而，正当他十二岁时，他的“志为人杰”的想法幻灭了。随着山乡剿灭残匪的大告捷，郭维从一个赫然门阀中的骄子猝然沦为茫然无措的孤儿。小郭维的身世早已为乡人熟知，他沦为孤儿的境遇自然为众人关注。其中缘由，一则他是川西大匪首郭致斌的独子，二则他母亲姜维淑是位颇令乡人钦佩的贤淑女子，三则缘于郭维本人的聪慧和幸存于世的奇险经历。郭维未来命运如何？那将由时代的变革、历史的演进及其自身的造化而定。山民乐意并早已言传的，则是郭维十二岁以前的经历以及跟他命运相关的故事。

第一章 两河口镇

大飞水由张家山以西的白雀山岩洞喷涌而出，奔腾咆哮一百余丈直落谷底，与更远处泻来的五彩瀑、咆哮泉、梧桐沟、火石溪等水源汇合，向东跟水菜溪、冲口溪、小飞水携手同行，形成飞水河；在两河口镇下场口同高飞水为主源的小河子融为一体后，统称邛水，于崇山峻岭间朝东南蜿蜒奔流不息。

一般人说的“两河口”，实际上即指两河口小镇。

两河口小镇建造在飞水河南岸沿连山石上。站在北岸南望，街房自西向东呈倾斜状：靠后，系挂于悬崖绝壁；靠前，紧邻峭石险滩。其奇险壮观，令人心悬，似觉其摇摇欲坠；使人惊叹，经千百山洪洗礼竟能安然无恙！

小镇上下场口，各有一株三四人方能合围的大麻柳树，树高十余丈，树冠一半罩水，一半荫街。场中间背后一株挺拔的大皂角树，其高大程度跟大麻柳树相当。人们称这三株大树为两河口的风水树，亦说是“船”的三柱桅杆，有它们在，两河口这条船便不翻不沉，永远航行于世。

小镇场中间有一水巷子，凭石级通向河边，供街民担水之用。水巷跟大飞水河对岸有桥楼子相连，小河子沿河以至三十里外的山民都凭此桥楼赶场来往。桥楼在中国大地，庶几如石拱桥那般普及，但这两河口的桥楼却建得格外古朴蹊跷。两排桥柱是斜撑的：几株数丈长的大杉木斜支于两岸连山巨石上，上撑桥底，顺河看去呈“八”字形。桥底由长条杉木并排，上铺杉木板，再于其上靠木工技巧穿樯建房，无须装修窗壁，只求房盖完好不漏，桥栏严密稳靠，以便桥命绵长，行人安全。桥底正中，固悬三尺余长“宝剑”，剑锋直指河心，用以警告“已成气候”的



巨蟒水怪之类，在山洪暴发时，到此不可兴风作浪，只能擦着河底规矩东行，否则“斩龙剑”不饶。

小镇倚山一面有一古庙。庙门东向，门前有一灯杆，高过所有街房。庙前殿较小，有送子娘娘、千手观音等小泥塑。正殿高大，可容四五百人，为全镇集会场所。殿中供奉三尊近两丈高的神像，坐西面东，右为张飞，左为关羽。关公像前有关兴、周仓威然侍立两侧，上有“永称四乃”金匾。中间一尊并非刘备，却是二郎神杨戩之像。其缘由众说不一，一种说法是说修庙上大梁那天大川雍菩萨过山来出开口神，二郎神附身显灵，手执宝剑反手朝上一甩，那剑就端端正正钉牢在大梁正中，而今天晴时，那剑看得分明。当时雍菩萨就开口要在庙中立下金身。另一种说法是阴阳界一带不乏水族孽障，为防止它们在两河口兴风作浪，特请神通广大的二郎神前来镇邪降妖。

大庙正殿关公塑像前左侧是大庙侧门，侧门外上行经过几间铺子就是有名的“百忍茶社”。茶社也是联保主任张元廷的家宅，元廷家正好跟水巷上手的姜云程先生住家呈斜对门。元廷与云程年少同窗，后来一度是亲家门户。张元廷是两河口大名鼎鼎的一架人物，可惜好景不长。

从大庙正门灯杆往右，有巷道通向场后大皂树。巷道下首接连五间街房原是花水湾幸家的，而后为一保保长郑耀武和六保保长郭文轩买下，郑家住上首两间，郭家住下首三间。郑、郭两家的儿子曾经是两河口风云人物。

两河口下场口是台子坝。台子坝有一幢古旧的戏台而得名。台口西向，左右有耳房，台后有住房及化妆室。台下前边敞着，后边有一间空房。戏台的用场不多，主要供神谕先生讲神谕或外来的戏班子唱大戏。台子坝的用场很广：清朝时的斩首，民国时的枪毙人，多在这里行刑；逢场天，这里是米市坝、猪市坝、羊市坝，还是跑滩匠卖打药的扯谎坝；这儿自然也是要猴戏、要把戏的最佳场所。两河口镇水奇山险，辖域原始林带广阔，其鸿蒙幻象给人留下不少奥妙无穷的传说，就连这台子坝要把戏的也给山民留下了传数十年的令人百思不解的谜。

民国初年，河南来了一帮要把戏的，为首的是一白胡子老大爷。他们表演蹬坛子、走钢丝、钢刀剖肚、炮打真人。一张黑帕蒙在桌上，呼叫啥便有啥。白胡子老者在帕下呼出一只红公鸡，右手捉住，左手朝天一指，公鸡便没了踪影。老者指着戏台右侧的字库，口中念念有词，字库半中腰的门孔里却飞出那公鸡，飞到戏台顶歇着，歪了两下头，还朝观众“公公啊”地叫两声。他们耍了半月把戏，台子坝天

天挤满了人。一天上午，他们拟计并宣布耍了收场戏后将离开本镇。一小股土匪分几个人在离场八里外的老鹰岩埋伏，准备洗刷他们半月的油水，另外留下几个借看收场戏监视河南人的行踪。收场戏的名称很怪，叫“钻牛屁股”。白胡子老者命人从台下空房中牵出一头大黄牛拴在台下的柱头上，指挥十多个同行担着行李或道具一个一个地走近牛屁股，随着指挥人的手的挥动，要把戏的一个一个一个地倏然没了踪影。最后白胡子老者向众人拱手作谢：“承蒙贵码头及诸位关照抬举，我们河南教徒此次前来贵地受益匪浅，特请诸位日后到敝地嵩山做客。今天收场免却筹施小费，谨此略表谢意。”说毕也走向牛屁股，头朝牛尾一倾，也不见了。众人都看得呆了。几个土匪心想：这才稀奇！你几个钻进去了，看你们咋个出来？人们惊叹着、议论着，不愿离去，盯着那牛和牛屁股，心里都为表演者的功夫罩上厚重的神秘，也为这头牛和它的尾下功能深感蹊跷。河南人哪儿来的这头牛？这是哪家的牛？莫非他们就这样走了？正当人们惊诧万分、赏兴正浓之际，一位由外乡赶集归来的老汉问明缘由后说，他亲眼看见白胡子那帮人在老鹰岩下行八里的天宫庙茶铺里歇气喝茶，那白胡子大爷还跟他打过招呼呢。人们听罢，方知这场戏是那帮人的脱身之计，中计的自然是那小股土匪；追犹不及，追上了也未必斗过人家，只好作罢。再交代几句那条众人关注的牛。一个猎奇心很强的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见那牛木然站着，似动未动，似物似塑，心想：你这牛咋不跟河南人走呢？你这屁股，咋这般稀奇！一边想一边用一根一丈多长的竹竿死劲戳那牛屁股，经他这一戳，牛却倏地不见了。人们看到的是一大片蜘蛛网，牵扯蒙挂在台柱、台口和台脚之间。

两河口好些人知晓这个故事，对这个故事讲得最传神的人是任冠仙。两河口十二岁的郭维早听别人讲过这个故事，他还听他外公说过，那戳牛股的青年正是外公的一个私塾同学，名叫任冠仙，任冠仙更能把这个故事讲得活灵活现。

以上略微介绍的两河口镇的风貌，正是我们的小主人公郭维十二岁以前生活过的环境，也正是他的祖辈、父辈及父老乡亲生生灭灭、苍苍黄黄的地方所在。

第二章 茶楼塾馆

郭维的母亲姜维淑之父姜云程，是闻名两河口镇的饱学之士。地处穷乡僻壤的两河口，历来文风淡薄，连秀才也没出过一个。民国年间，也从未办起过官学，仅个别阴阳先生在自己家里设立私学，教教停停，也难成气候。称姜云程是饱学之



士，当然是比较而言的。他曾就读于搞阴阳的父亲姜老先生门下四年，其后又在邻乡邨源镇亲戚家附近的私塾里苦坐寒窗八载。按他的说法，倘若科举不废，他的文运绝非止于举人之下。姜云程家居水巷上首傍河一面，有破房三进，每进两间。其妻魏氏利用铺面，以卖黄糕、粽子、米馍营生。

云程膝下无子，有两个女儿，大女维贤，小女维淑。姐妹长小六岁。维贤自幼不爱读书，却很勤劳，上两年私塾后便跟随母亲习练包粽、蒸糕等一类的家务。

维淑四岁便在父亲教诲下识字读书，五岁开始习字，读背《三字经》《百家姓》《女儿经》及《增广贤文》等浅显古书。维淑六岁时，正值民国十三年，两河口联保主任张元廷请姜云程在自己家下办私塾专馆，以便培养小儿子成才。

张元廷的街房位于水巷下首倚山一面，斜对着水巷上首姜云程家门。张府有街房三进，每进六间，每进临街都有一间大铺面。上首一间做两河口的乡府所在地，联保主任用以接待上面来人和处理日常事务，下首一间为主人家里开的饭店兼豌豆子油糕店；居中的铺面占用两间房屋，特别宽敞，是主人开设多年的茶馆。茶馆起名为“百忍茶社”，并于当门大匾下挂了小横匾招牌。茶社大门上方悬挂着黑漆金字匾额，上书“光前裕后”；茶社外阶沿至大门壁下设椅座式的木制土漆栏杆，坐栏转角处各有一柱高出栏体，柱顶有八面方体宝顶。张家街房本属全镇上乘，这种座式木栏的格局，既拓宽了茶社规模，也更显得高雅别致。茶馆内面街挂了醒目的赠联，联云：“正直为人不倚不乱，公平主政无克无偏。”茶馆后边是小天井，天井后是与茶铺相当大小的作为堂屋、客厅、饭堂的三位一体场所。天井上首几间耳房和楼上为客房，有时也住旅客；下首几间除厨房外，均供家人和帮工居住。联保主任张元廷的私塾专馆则设在“百忍茶社”临街的木板楼上。

张元廷的祖籍并不在两河口街上，街房为其祖父所购置。他的老家在张家山。张家山离街十里，是本镇张氏族人的发源地。张氏家族是本土望族，姓张的人家虽散布全乡各地，但最集中的数张家山。张家山六七十房人家，旁姓极少，张氏宗祠也设在张家山张元廷家宅的左面。元廷是张氏家族当然的族长，缘于他的祖辈和自身的名望。在基本属于文化荒漠的山野之乡，元廷家可算是书香门第。元廷祖父张开创曾去应试科举，据说当时考官要考生自报姓名后戏言道：“开创开创，你怕是闯着来的！”元廷祖父一气之下便策马返乡，一心调治家业，不再苛求仕进。

元廷少时上过几年私塾，曾与姜云程同窗，因年纪稍小，文墨也不若云程高深。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已在他的脑海里根深蒂固，他也常

以“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的古训教育后嗣，启迪族人。他可算少年得志，二十出头便成了该乡袍哥首领、青年舵把子，比起作为全镇头号乡绅的祖辈和父辈已进了一步。及至未过而立之年便做了全乡最高行政长官联保主任，涉足政界，这又进了一步。他常自忖：吾族一代出个能人，近三四代是实现了，可就是从没哪位族人在外获取过功名或官位，本镇没有任何外姓人超脱这一先例。这一点跟外乡差远了，本县一些乡镇出过团长、旅长、师长乃至军长，邻乡邰源镇还出过翰林跟副军长呢。他不信乡里就不出人才。乡人把不出人才的原因归咎于地理——险山恶水，有啥宏气雅脉？他却把人才匮乏归因于人文——匪患连年，文化根底薄弱。他年少时曾有过飞黄腾达之志，怎奈仅读了几年私塾，又缺乏背景傍杆，能走到名冠乡里的地步就已不错了。而今他寄希望于后人。他以为后人大有出息的条件在四个方面：一是要有根基，即前辈的资质、资产等门第环境；再是祖坟家宅须选好风水地脉；三是要积德，做好事，以应“善有善报”之说；四是为人父者必须送子读书，精心栽培。他以为至他这一代，前三点已具备，即以风水而论，元廷近几代祖坟宅地都请了外乡有名的风水先生测看而定。据好些风水先生说，两河口最好的地脉在张家山。张家山背靠亘亘岷山，上承大雪塘、阴阳界、九龙池等奇山异水余脉，下有王爷冈横卧如屏，左右有山峦对峙，大小飞水相拥，又是坐北面南，实为绝妙好地。测地安葬元廷祖父于张宅后面的钟先生说过，此坟将发旺在坟主的第三四代，贵可在七品之上，富可于四海周游。元廷正是三代传人，但富贵都算不上，只属于不虑温饱、名望颇高的乡绅。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济忠智力平平，学业无就，但忠厚诚朴，随祖母住在老家，十二岁便帮着料理家务。幼子文娃聪慧可造，四五岁便能认、写一百多字，能背多首唐诗，父亲矢志培育，拟就先私学而后官学，决意走读书做官的路。

联保处没有专职师爷，以往均由外地落魄文人临时充任。元廷素慕姜先生的为人和学问，常对人言，云程乃不是秀才的秀才。他曾约请云程于联保处专事文墨工作，对方婉言谢辞了，这次请他来家里办私塾专馆兼理文书事务，他也只应承了前者并微致歉意：“若为公事，只在不得已时可义务应急；若是张公私事，姜某自当鼎力效劳。”其实云程有他的志趣。他早就违拗父意，不屑阴阳风水之道；而今若做了乡级师爷，似觉有辱斯文。凭其才学，既然与仕途无缘，不如走为师从教之道。无论国之栋才，人中强者，孰能无师？为师之道，既可勿虑温饱，学以致用，又能于兵荒马乱、匪患频仍年月少些干系。何况，宗师孔子为万世师表，历代翰林

举子，多以致教为乐……想起这些，一种为人师表的优越感、尊严感便油然而生。

专馆于正月末开学。元廷原拟学生人数须严加控制，即使三两个亦宜。开初，只两个学生：元廷少子和云程小女；继后，学生增至五人。增添的三个学生是：高飞水下郭家山的六保保长郭文轩的八岁儿子斌娃，张家山猎户张元武之子一山，一保保长郑耀武的老二墩子。

五个蒙生，按理都由蒙师起名（学号）。维淑，本是家父所起乳名，表明希望女儿温良贤淑之愿，姜先生决定沿袭用作学名，不再另起。一山高大健壮，跟大山、猎手相关，亦无须另起。文娃方正聪敏，根基昌茂，可寄厚望于为家邦敬业，造福桑梓，起名济邦。对文轩之子，云程沿用小名“斌”前冠以“致”字，取“造就文武全才”之意，起名“致斌”。墩子稍矮，而体胖壮实，头又特大，姜先生命名曰“登高”，实有望其个头长高，人往高处走之意。

五个学生中，年纪最小的是张济邦，仅五岁。他是张氏门庭的骄子。他脸型方正，前额宽阔饱满，后脑微凸，耳垂圆长。其父及蒙师都有以为贵人外相。他跟一山同坐一桌，虽然初进学馆，心神不定，常左顾右盼，但记性极好，一本《三字经》十多天即能流畅背诵。

张一山和郑登高年龄最大，都已十二岁。一山是元廷本家内侄，与济邦是堂兄弟。一山父亲张元武家世代耕猎，因家境贫困，又无就近学堂上学，一山已早在家里做些轻活，有时还上山打猎，做些放狗收狗一类事情。而今沾族里亲房办学的光，也来读书，借以增长见识，学些做人学问。他十分规矩专心，记性虽不如五岁堂弟，学业进展却不落其后。登高头大貌丑，脸上有些数得出的豆疤坑痕，他沉默寡言，很守规矩，就是记性较差，字总是认了又忘，背书更为吃力。

致斌聪慧，学业进展与济邦相当。他跟登高同桌，堪为同桌的小老师。

维淑初进专馆，便开始读“四书”中的《大学》，不像其他蒙生都从《三字经》《百家姓》起步，再读“四书”，因为这些蒙生的浅显读物，她早已背得烂熟。习字也与众不同，别人从临摹字帖起始，她却能丢开字帖抄习大小字体。她单人单桌，座位离家父最近。有时，父亲倦怠了或因事耽搁，她便充任了教认生字或领读文句的角色。在性别上，她自然独一无二，这更使她显得鹤立鸡群。

四个男生对维淑的印象都好。这不是因为她是先生的女儿，更由于她在学业上的超前上进，外貌的端庄漂亮，言谈举止的文静可人。但四个男生对她的印象也各有差异。一山和登高都年长其六岁，纯然将维淑看作小妹妹。印象最淡，几乎无动

于衷的是济邦。一则他们同街过巷，从小一起长到学龄阶段，自然见惯不惊；二则济邦太小，美丑尚不能在他少小的心灵之潭激起浪花或投入难忘的情影。对维淑最为仰慕的是致斌。致斌久居离街三十余里的郭家山，那里给人的印象，是无边无际的荒山老林，是野猪、老熊、獐鹿、野牛的世界，是火药枪、新式长短枪遍布各家各户，各家的得力男人用枪去打杀野兽或集队出发不知去干啥的谜。四十多户人家的一百多号人中，也有十多个跟随他年龄相当的女孩，但没有一个令他看来称心如意的。张家山的成人女子中，却有一个是他十分喜爱的，这便是他的母亲，才二十四岁的朵朵。朵朵不是本地人，是致斌的父亲九年前从山里不知啥地方带回来的。致斌认定，母亲是他见过的成年女子中最好看的，维淑是她见过的最好看的女孩。他想亲近她，跟她交谈，甚至想握握她嫩笋般的手指，触摸她红彤彤的甜润润的桃园脸蛋。

维淑呢，用功读书，尽力帮助同学，表现得从容温雅。但是她聪敏幼小的心灵并非无动于衷。对似乎心不在焉却又几乎过目不忘的小弟弟济邦，形体高大黑瘦、勤奋朴实的一山，沉默寡言、十分规矩的大头登高，她都有好感，唯有致斌在好感之外，总会令她有几分愉悦。他个儿高挑，面色白净而相貌雅致，目光中总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神采。她发觉他爱看她，爱问她字词一类知识，她不反感，回答也不厌其烦。她跟他都觉得塾馆读书的新环境和他们彼此的印象都给自己带来充实和快乐。

塾馆的学生们也喜欢课余时间一起玩耍，有时利用放午学或晚学的时间跟街上的孩子们一起在台子坝或大庙里玩捉迷藏、娶新人、骑高头大马带兵打仗等游戏。致斌喜欢捉迷藏，因为寻找到藏着的维淑时，可以乘机捏她的手或顺便搔她的腋下，听到她“呀”了一长声后发出的银铃般的笑声。他更喜欢玩“娶新人”的游戏。“新人”往往由维淑充当。济邦幼小，常扮打彩旗的金童，一山和登高内心也愿扮“新郎”，却不好意思或不敢担当。致斌心中有底，若扮“新郎”并肩站着“拜天地、拜祖宗”，心头总是甜丝丝的；若扮抬花轿的，两人两手交叉作“轿”，手必接触“新人”肌肤，自然带来一种莫名的快感。他虽从不争当那角，却往往被推举到“新郎”的位上。

一天晚学玩罢后，孩子们各自归家。致斌和维淑稍走在后面，他小声问她：“好耍么？”

“好耍。你呢？”她却大声地无所顾忌。

“当然好耍！”致斌回答后，问道：“你长大了还敢跟我一起玩耍？”



她惊疑地驻足，一时无语，明亮清澈的眸子凝注在他好看的白净脸上，继而坦然答道：“咋不敢呢？我们街上比乡下好玩，搬上街来住嘛！”

“会来的！爹在街上买了房子。我寄宿在济邦家快两年了，也等于住在街上了……我真想永远跟你同堂读书，永远跟你一起玩耍，永远扮……你的……新郎。”

维淑头一低，羞红着脸小跑回家了。

第二天放学，他们仍然一道玩耍……

姜云程教书从不苟且，对学生要求也严。他明确被延请办馆的使命，主要是培育元廷之子成才，但又不排除对学生中的可造苗子，一并着力施教。为师之道，谁不期望造就出类拔萃的人物，立足社会，出人头地呢。在对五个学生的教育过程中，他觉得除登高较为愚钝，难成气候外，其余四个皆可成才。相比之下，小女启蒙较早，学业显得突出，但以自己家境、历史先例和世俗观念为参照，他总觉得不宜着力培养女儿，学到一些修身、齐家、处世和为人的知识和本领就不错了。对待一山，先生反而有所偏爱。一山智力中上，但能刻苦攻读，学业锐进，虽早出晚归，每天赤脚上下张家山两趟，来回二十里，却从不迟到早退，且能完成习字、背诵等作业。元廷曾要侄儿寄宿自己家下，他以“早晚为家里做事”为由谢辞了。学子中数他最为辛劳不说，还几乎全包了馆里的端茶倒水、扫地抹窗的日常事务。凭其忍苦耐劳、勤奋好学、文思敏捷等资质，姜先生断定他今后必是处世能手。致斌俊秀机敏，济邦方正顽皮，都令人赐爱。二子与一山学业进展相当。济邦龄小而贪玩，却能与前茅齐头并进，可见其潜力不小，前程无量。先生决意着力教诲，以不负张公重托。

姜先生常戴顶黑色绒缎瓜皮帽，帽顶上有个绛色核桃那般大的“顶子”。顶子是科举时代具有秀才以上功名才能戴的。姜先生用这比一般人大得多的顶子，大概是为了补偿未中秀才的遗憾心理。帽子下的“国”字脸型常现肃穆沉默状，上唇一列短须更平添了几分威严。每天早饭后，姜先生便会端着茶缸，捏着水烟棒，准时跨上板式扶梯，款步穿过茶社顶上的板楼，步到上首耳房楼上的临窗的讲桌前，放下手中器皿，便回身将长衫后摆一掀，坐在高高的青藤椅上。每到这时，便有学生双手捧着书走向讲桌，背对姜先生站着背诵“重书”，这是每天例行的复习课。“背重书”，是将从发蒙起所读的每本书翻到应背诵的页次重叠着，最先读的书重在最上面，依次从上到下，每天背诵每本的一个对页（不是同在一张纸上的而又相连的上下页），直到背诵到最下面一本的前一天刚学过的一个对页。先生须在对页末